



神韵引轰动 华人自豪 西人赞叹

（明慧记者美国华盛顿报道）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第七场演出再度爆满，见惯各种场面的华府观众们，以雷鸣般热烈的掌声表明，神韵真正引发了他们心中的共鸣。

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六天七场的演出吸引了约一万一千名现场观众，其中不乏美国政要名流、外国使节、艺术家等各界主流人士和许多海外华人。

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长埃克·雷格特与夫人观看演出后说：“我觉得整场演出非常出色，真是太美了！艺术家、晚会所传递的信息……都非常完美。这是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我完全被征服了。”当听说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的打压而拒绝发出演出签证给六名神韵艺术团核心专业制作技术人员，神韵在香港的演出因而被迫取消，雷格特表示不解。他说：“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应该自由观看（神韵演出），包括中国大陆，我希望将来会这样。”

中国民众会喜欢她

国防部顾问哈里·赫尔先生说：“节目的与众不同在于，所有的演员都是用心在表演，并知道他们做的事有多么伟大。所以你能从节目中看到，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达出他们的伟大信仰。”“所有节目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故事，每个节目如同书中的章节。当你读它的时候，每一节都有它的位置。所以整场的特别之处，就是所有节目完美地组成一个整体。”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他希望看到神韵在中国演出，并相信“（中国）民众会

喜欢她。”

“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极权专制下，而应与他人分享，关爱整个世界。”

是真实的才令人如此感动

出生于中国高干家庭的陈先生去年独自一人观看了神韵演出，今年带了一位也是从大陆来的朋友一起观看晚会。从小就经常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的陈先生对中国节目向来非常挑剔，看完神韵演出，他觉得非常好，特别对《手绢舞》、《神的欢歌》赞不绝口，表示最让他感动的节目是舞剧《震撼》，观看演出时，他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台上站的是一位坚强、充满正气的男士，是陈先生敬佩的那种男人。他相信这是真的，正因为真实才让他如此感动。

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年年都看

严先生来自上海，是退休的园林设计师。自二零零七年他经友人介绍去纽约看了神韵以后，年年都看神韵演出。严先生很喜欢神韵，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是非常纯正的中国文化盛宴”。他欣喜地看到，神韵成功地将中国的五千年文化表达出来，把中国的忠孝礼义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文化没有国界，他非常喜欢看到神韵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发掘出来，这是赋予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



■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联合国总部新闻发布会上

联合国：大量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被致死

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最新发表的全球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遭酷刑致死的严重情况。特派专员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对所有不经过正式起诉的非法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彻底、迅速且公正的调查，包括亲属的投诉及在上述情况认定为非自然死亡的其它可靠的报告。”他特别强调：由于酷刑、监管人员的疏忽职守或使用暴力或是面临死亡恐惧威胁而造成的拘留期间的死亡，是违反国际条例的，也属于政府责任。

在四百四十九页的报告中，特派专员对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作了总结性报道，中国部份占用了三十页的篇幅，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份占用了六页，联合国原文可从联合国的官方网址下载（文件号：A/HRC/11/2/Add.1）。这份报告是自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上任以来，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意酷刑致死问题的一个最全面的总结。

奥尔斯顿先生列举了他在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所关注的中国各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他在报告中列举的二十个迫害个案，其中十六个是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零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联合国公函。在公函中，他指出：“有关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这些人的被逮捕或（被迫害）死亡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法轮功活动。”

据法轮功人权零九年三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在奥运期间抓捕了至少一万一百九十四名法轮功学员。其中被确认的有近百学员在被捕后几周内甚至几天内遭迫害致死；很多被判以重刑，至今还在被非法关押中。这十六位学员的案例是“法轮功人权”在零八年至零九年间提交给联合国的，他们都是在奥运前后被捕之后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接第2版）

神韵香港演出被迫取消 各方谴港府配合中共打压

(明慧记者香港报道) 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原定从二零一零年一月廿七日起首次在香港演出, 主办单位于香港当地时间二十三日中午沉痛宣布: 神韵艺术团无法如期在香港演出, 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打压, 拒发演出签证予神韵艺术团的六名关键技术成员。

神韵艺术团原定在香港的演出, 由香港法轮佛学会、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三个团体联合主办, 七场演出的七千七百张门票于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开始公开发售, 很快便全部售罄。主办单位(右图)对港府屈从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 同时表示, 将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 香



港政府要对此事件承担一切后果。港府的阻扰已受到香港各界、台湾和欧洲、北美等地各国正义人士的共同谴责。◇

(接第1版) 人权理事会最近的第八届会议上, 通过了8/3决议, 其中重申了“所有国家必须对所有非法处决, 不经起诉或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详尽而公正的调查。”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给中国政府的投书中敦促, 作为签约国之一, 中国政府应遵守“禁止酷刑及其他残暴、不人道或污蔑人格的处置与刑罚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报告中所提的十六名在被关押期间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其中九名为男性, 七名为女性。他们分别是来自辽宁的胡嫣容、白河国、方德正、刘权、陈玉美、杨锦芬, 黑龙江的黄化俊、郝丽华, 山东的钟栩霞、钟增福、孙艾美, 北京的于宙, 上海的古建民, 天津的顾群, 陕西的武新民和内蒙古的熊正铭。上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折磨, 而这正是他们致死的根本原因。

朋友, 一切还好吗?

老朋友, 很是惦念你, 一切还好吗? 多想和你过过心里话。

我珍惜生命, 因为我曾经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

那一年, 我开了一家小工厂, 生意本来不错, 资金周转得挺好, 拮据的生活刚刚开始好转, 可我却病倒了, 诊断是肺结核。按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我住院了。打针治疗到第十天, 产生了过敏反应, 高烧40度不退, 在医院里煎熬了三天, 双目充血已经睁不开了, 什么药都用不进去了, 医生让家人把我接回家听天由命吧, 并且说如果药物能够渐渐起作用还有生的希望, 但是眼睛是肯定保不住了。那些日子, 我就飘忽在有与无、梦与醒、生与死的边缘。过了半个多月, 我渐渐退烧了, 眼睛也好起来了, 然而, 我却什么药都不敢再用了, 手无缚鸡之力、咳血。那时孩子还小, 为避免牵累父母亲,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只是自己承受着。因为丈夫的工作很忙, 也没时间在医院、单位、孩子之间奔忙, 况且对不负责任的医院也心灰意冷, 我们只好回家了。

在家休养了一阵儿, 稍能支撑时, 我就上班了。只是常常虚脱、咳血, 经常晕倒。我是好胜心很强的, 眼巴巴看着工作不能做, 看着家务活不能干, 简直生不如死! 只是丢不下年幼的孩子。

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去炼法轮功, 开始我并不信, 可是看见许多同事的身体健康起来,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去学炼了。不知不觉中, 浑身有劲了。后来, 我的胆囊炎、胃病、眼睛结膜炎等也都不翼而飞了。再后来, 就是你看到的红光满面, 笑逐颜开的我。

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让我重又燃起生命火焰, 在人家被误解被围攻时, 我居然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 能行吗? 假如别人诽谤你, 我也一定会勇敢地站出来, 向他们说清你是好人, 即使挨打或承受更大的打击, 不是吗?

在做人上, 我曾经也愤愤不平, 在单位, 很多事看不顺眼, 总感觉似乎工作都让自己做了, 待遇都给别人占了; 在家里, 也常常抱怨自己做得多, 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 感觉吃亏的总是我, 心里总是委屈。

修炼以后, 我整个人彻底改变了: 我不再爱生气, 因为我知道我周围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珍视缘份,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比如和婆婆相处, 她是一家之主——主持家务一生, 怎么才能与她友好相处呢? 她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 含辛茹苦, 无论怎样的怪脾气, 都是为了儿女好, 我们只有回报她的义务。她也很孤独, 需要与人沟通, 我就常常坐在她的床边, 一边帮她缠毛线, 一边聊聊家里值得高兴的事, 或淡化一些让她烦恼的事, 让她有所安慰和寄托, 让她感到我是她的依靠, 只要有我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让她能踏踏实实地生活。其实, 老人们是非常容易满足的, 给她买件新衣, 她会高兴许多天; 帮她洗洗衣服梳梳头, 她会感到温暖就弥漫在身边, 随处可得, 你就能时时看到她的笑脸, 听到她哼唱古老的俄罗斯民歌。

和任何人相处都一样, 只要自己不自私, 处处为对方着想, 为了他(她)的幸福和快乐着想, 而自己想做的, 并且能做到的, 就是付出。那么, 谁与你相处会不幸福呢。

修炼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高尚和无私, 不要用你的想象去衡量, 因为你不在其中, 你根本无法想像他们有多么好。如果说你对我还认可的话, 那么, 他们都和我一样, 甚至更好。

我越来越多地摒弃人的劣根性, 让自己越来越无私, 心应该是清澈透明的, 身应该是晶莹剔透的, 脚步应该是欢快愉悦的, 与你携手, 应该是相互尊敬的, 你说这是多么美好啊!

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读一读《转法轮》吧, 不带任何观念地分析一下, 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会有超过一亿人在炼。

珍惜你, 我惦念已久的老朋友, 尽我所能。◇

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纪实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明慧通讯员广东报道）迫害爆发前，鉴于法轮大法教化众生修心向善的良好效果，北江监狱曾邀请法轮大法韶关义务辅导站前去洪法，反应很好。迫害爆发后，北江监狱竟沦为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六所监狱之一，极尽迫害之能事。或有当年来洪法的法轮功学员，而今竟遭北江监狱劫持，试问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黄涌忠遭北江监狱毒打 十余日后去世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早五点左右，广东省揭阳市人民医院急诊室接诊一位危重病人，其中一个送病人来的狱警对医生说：“这是个罪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别管他。”这番话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吃惊（狱警这一番话，显露出中共邪党这几十年真是在把人变异成没有人性良知的魔鬼）。这位危重病人是法轮功学员黄涌忠，他是被北江监狱毒打致生命垂危后，由其父母领来救治的。

黄涌忠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劫入北江监狱，历经迫害。二零零六年六、七月间，黄涌忠在“思想汇报”中写了一些大法好的话，狱警气急败坏，把他送到严管 监区强行曝晒，时值盛夏六月，骄阳火辣辣的，地面温度能有五、六十度，黄涌忠支持不住晕倒了，就被一群犯人拥上去拳打脚踢，打完看他还没醒过来，就把他拖进厕所泼冷水，醒来后又被他拉出去继续晒，实在站不了就让他坐在地上。这样连续几天，黄涌忠的臀部都被烫烂了，直到第五天看他快不行了，恶警将他送到韶关医院检查，发现肝、肾等器官均严重损伤，然而查出结果又不给治疗，连水、食物都不给，人在病床上还被铐成大字形。

古稀老人的神奇事

四川一个边远小县有一位 78 岁的老人，1996 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精力充沛。特别是多年的眼病也好了，视力恢复正常。

2005 年，四川“冬旅会”要在该县开现场会。当地恶人害怕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发传单，就到老人家里骚扰，不准其出家门。

10 月的一天，乡政府的治安员领着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民政局长到老人家威胁。一进门，治安员就把老人叫出来，准备“训话”，老人想：平时要找你们还找不到，今天你们上门来了，正是让你们明白真相的好机会，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

老人坐在中间，不等治安员说完，就给他们讲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老人的眼睛原来看不清人，炼功后视力恢复正常了，现在能缝补衣服。乡治安员也当场证实老人以前眼病严重。

手臂、大腿等处均有大片青紫瘀伤。眼看人都不行了，韶关监狱怕负责任，才通知家属领回。黄涌忠的父母赶到医院时只见他浑身青紫、嘴唇干裂、神志不清。后几经周折送回家，黄涌忠终因伤势过重，于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吐血昏迷而去世。

黄涌忠是揭阳市东山新河村人，三十多岁，自幼体弱，又得了癫痫病，十年前做工时不慎被机器扎断了四根手指。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用他母亲的话说：风刮得大点都会把他掀倒。一九九七年黄涌忠幸遇大法，修炼几个月后他的病根就清除了，身体变得强壮起来，脸色也红润了，癫痫病再也没发作过，加上他从小好学，渐渐掌握了一些维修家电的技术，从此过上了幸福、充实、健康的日子。迫害爆发后，黄涌忠希望以自己炼功后受益无穷的切身体会向政府说句公道话，可没想到的却因此是遭到警察的抓捕、毒打，还被关进了监狱，直至被迫害离世。

迫害法轮功的残暴基地

广东省北江监狱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北郊黄岗，始建于一九五一年，现设有黄岗、山蕉、石场三个关押点，下设十五个监区。曾先后被国家人事部、司法部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先进集体”，被省司法厅授予“省级现代化文明监狱”并记集体二等功等。而今，北江监狱已沦为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残暴基地。

北江监狱把法轮功学员分散在第八、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等四个监区进行迫害。其中第十三监区又是入监集训监区，也是严管监区。每个监区的教导员或副教导员负责所谓的“转化”实施迫害，配备专职迫害干事协助。对每个法轮功学员，恶警还分

配了几个犯人包夹监控。监狱害怕包夹犯人被大法弟子感化，又暗中安排了犯人记录包夹犯人的举动。监狱“610 办”头目由一个副监狱长担任，教育科、狱政科的相关恶警参与迫害。北江监狱采用的迫害手段，主要有：强制背监规；操练折磨；无休无止的强制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强制写所谓“思想汇报”；长期剥夺睡眠休息；伪善；花言巧语；强词夺理；开“揭批会”；毒打；饭中下毒，强迫吃危害神经系统的药物；戴手铐脚镣；关小号；利用监狱内部电视播放侮蔑大法的谎言，等等。

由于广东省监狱管理局邪党人员经常定期到北江监狱进行所谓“验收”，看法轮功学员是不是真的被“转化”，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北江监狱的恶警迫害起来非常卖命和邪恶。

部份迫害案例

诬判四年的广州法轮功学员时会文，是广东省钢铁研究所的优秀工程师，研究生毕业。北江监狱为达到转化率，以副监狱长朱建平为首的攻坚小组包夹时会文，不让他睡觉达一个多月。

据同情人士透露，曾经留学芬兰的法轮功学员漆犁珂在狱中拒绝写所谓的“悔过书”、“揭批书”、“转化书”、“保证书”等，且向狱警等身边能接触到的人讲真相，成为北江监狱的“知名人士”。漆犁珂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小号”，受尽折磨。见过他的人说他被折磨的又黑又瘦。

法轮功学员许贤德曾被连续关了一个月的小号。

诬判三年的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王琦，因为坚持信仰，故恶警不让他睡觉等。他在绝食二十天之后，瘦的已经皮包骨，生命垂危，狱警一直在给他插管灌食。

法院院长出难题想难倒他，对他说：“如果你能当着我们，把线穿过针眼，我们就相信你说的，我们就走。”老人说：“一言为定。”老人立即进屋拿出一根绣花针和线，当着众人的面，把线穿进了针眼。法院院长把针接过来，看是真的，自己要亲自穿针，穿了四次，才把线穿进去。老人说，“我一次就能把线穿进去，院长这么年轻，穿了四次才穿进去，你们该服了吧。”

可是他们还找茬为难老人。政法委书记说：“我还没有看到，再穿一次给我们看，不然你得跟我们走。”老人说，“你们看好。”老人把针拿在手里，看见这针眼好象放大了好多倍，这次更快，一下就穿进去了。来的人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了。老人继续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却要走了。老人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再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多讲点法轮功的事。”他们起身出门，慌慌张张上车，一溜烟跑了。（文/罗娜）

生下来就赶上了挨饿的年代。每天做饭的时候，我总是站在锅台前，踮着脚看着锅里。稀稀的粥里是玉米面、高粱面，掺着剁碎的菜叶，为了黏稠，混合上一点玉米秆里的瓢。我总是对祖母说：“能不能干一点，粘一点？做饽饽吧，我饿呀！”

腊八这天，祖母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把把各式各样的米，勺子在锅里顺着一个方向，搅啊搅啊，香香的、甜甜的、稠稠的、热乎乎的，只有那一刻才驱走了穷困岁月中深冬的寒气。

十七岁那年，我随着大批知青被遣下乡。那是大东北，一口唾沫还没落地就冻成了一条冰。腊八前，我背着帆布书包，到农家里挨家挨户地走，这家给把米，那家抓把豆，倒在锅里熬熟，一人一碗“百家粥”。再把玉米面的大饼子用手绢包好，从领口装进怀里，人取暖，饭保温，这就是“午餐”。山头上，目送着户友们迎着西北风下地……。难耐的寒冷，无望的前程。回屋再吃我那碗粥，咽下的已是冰凉和苦涩。

有感“腊八粥”



再后来回城当了工人，考大学，参加工作，成家、生子，忙啊！老人不在身边，忙得忘了一切。看到商店柜台上的腊八粥，买几罐，热一下，应应节气，真是没滋没味。

年长了，老人老了，孩子大了，生活的脚步也慢了。再逢腊八，扔到锅里的样数多起来，急急地煮，慢慢地煨，细细地品尝，尝出来的乃是人生百味。

走过不惑、知命之年，已近耳顺，才从不知所归的人生迷茫中走出来。再读史书，已不再是品粥的美味和亲情的

温馨，而是体味出腊八粥里蕴含着神传文化的悠久和其内涵的博大精深。

相传，释教佛祖放弃了至尊的王位，出家修行。在六年苦行中，他每日仅食一麻一米，终因饥饿晕倒在人烟荒僻的河边。这时被一个牧羊女看到了，她把自己带的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采集了野果，用泉水煮成粥，一口一口地喂，把他救活。他恢复体力后，在菩提树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开悟成佛。这一天正是农历腊月初八，后世的佛教徒为了纪念佛祖的艰苦修行得道和牧羊女的功绩，便在每年的腊八用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布施众生。这种粥被称为“腊八粥”。

一碗粥中盛进的是对神佛的深深敬意，粒粒入口种下了修佛向道的归心。

当历史走到今天，又有法轮佛法慈悲普度，众生有望在新春。

又值岁末腊八，敬奉一碗粥，叩谢浩荡佛恩。（文／若水）◇

世道变 谁被另眼相看？

今天一上班，就看到同事在那儿窃窃私语，见我进来，其中一人还挺神秘地问我：某某交入党申请书了，知道吗？所有谈论这件事的人，脸上都带着不屑、嘲讽的表情。也难怪大家当新闻传，我们单位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两年还真没听说有谁申请入那个党的。提起某某是党员，有的人背后会议论，说这人会钻营、太“势利”了，意思是只有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会干（入党）这种事。我丈夫的单位更绝，将近四十个人的一个事业单位，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可见，现在愿意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多了。何况还要受到被周围的人“另眼相看”的待遇。我边上一个工友说了一句：这年头谁还入这个党，出门也得叫门框给挤了脑袋！

现在人们真的越来越认清了这个党的“假恶暴”的本质。有时候打开网站，看见只要是官方发的消息，无论是新闻还是什么政策，点开网友的评论看看，没有几个不骂的，中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事件越来越多。周围的同事，只要是谈及现在的政府、官员，也没有不骂的。很多人都在底下谈论《九评共产党》一书。有一次我到一办公室去办事，一进去，看到几个人正在那儿谈论着什么，办公室主任和我很熟，见了我就说：来来，昨晚我看了一本书，叫《九说共产党》（我心里好乐，他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这记忆力可真够呛，硬是



把《九评》记成《九说》），说得真好！他以为我还不知道《九评》，接着就给我讲了其中“几说”的内容，我也没给他纠正，挺大的一个主任，记错了书名，面子不好看。旁边几个人还不时地给予补充。

单位有位同事，见了我就说：某工某工（我本来应该是工程师的，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造成职称起起落落的，但别人都习惯这么称呼我），祝你成功！我知道他的意思，每次我都笑着回答他：谢你吉言！

几天前我给一个工友帮忙，给他的手机装软件，单位的一个管事的过来了，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复制你们李老师的录像？我蓦地心头升起一种感动：他谈到我们的师父时称为“李老师”，其中透着对师父的尊重！

世道真的在变，人们真的越来越清醒了！◇